

袖珍古
書讀本
孫

子

冊
二

孫子十家註卷三

墨子著書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諸道孫星衍墨子注身墨子州府知府侯補周知吳人驥高校

謀攻篇

曹公曰欲攻城必先謀此篇李筌曰台

食之杜牧曰廟堂之上計謀攻已定戰爭之具糧

王哲曰謀攻城之利害當全策以取之不可

於伐兵攻城也張預曰計議已定然後可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

曹公曰興師深入長驅距其城郭絕其內外敵舉

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敗而得之其次也杜佑

曰敵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爲次李筌曰不貴

殺也韓信虜魏王豹擒夏說斬成安君此爲破國

者及用廣武君計北首燕路遣一介之使奉咫尺

之書燕從風而靡則全國也賈林曰全得其國

我國亦全乃爲上。王皙曰：若韓信舉燕是也。

何氏曰：以方略氣勢令敵人以國降，上策也。張

預曰：尉繚子曰：講武料敵，使敵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破軍殺將，乘堙發機，會衆奪地，此力勝也。然則所謂道勝力勝者，卽全國破國之謂也。夫弔民伐罪，全勝爲上，爲不得已而至於破，則其次也。

全軍爲上，破軍次之。

曹公杜牧曰：司馬法曰：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何氏曰：降其城邑，不破我軍也。

全旅爲上，破旅次之。

曹公曰：五百人爲旅。

全卒爲上，破卒次之。

曹公曰一旅已下

原本作一校已上字之譌也今改正

至一百人也

杜佑曰一校下至百人也

李筌曰百人已上

爲卒

全伍爲上破伍次之

曹公曰百人已下至五人

李筌曰百人已下爲

伍杜牧曰五人爲伍

梅堯臣曰謀之大者全

得之

王皙曰國軍卒伍不問小大全之則威德

爲優破之則威德爲劣

按此注北堂書鈔引蓋非王皙注也

何

氏曰自軍之伍皆次序上下言之此意以策略取

之爲妙不惟一軍至於一伍不可不全

張預曰

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百人爲卒

五人爲伍自軍至伍皆以不戰而勝之爲上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陳皞曰戰必殺人故也 賈林曰兵威遠振全來
降伏斯爲上也詭詐爲謀摧破敵衆殘人傷物然
後得之又其次之 梅堯臣曰惡乎殺傷殘害也
張預曰戰而能勝必多殺傷故曰非善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曹公曰未戰而敵自屈服 孟氏曰重廟勝也

杜牧曰以計勝敵 陳皞曰韓信用李左車之計

馳咫尺之書不戰而下燕城也 王皙曰兵貴伐

不務戰也 何氏曰後漢王霸討周建蘇茂旣戰

歸營賊復聚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
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曰茂已
破今易擊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挑
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

兵善之善也。茂乃引退。張預曰：明賞罰，信號令，完器械，練士卒，暴其所長，使敵從風而靡，則爲大善。若吳王黃池之會，晉人畏其有法而服之者，是也。

故上兵伐謀

曹公曰：敵治有謀，伐之易也。孟氏曰：九攻九拒，

是其謀也。杜佑曰：敵方設謀，欲舉衆師，伐而抑

之，是其上。故太公云：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

者，勝於無形也。

通典理於作慮其勝敵
作保勝勝於作出於

李筌曰：

伐其始謀也。後漢寇恂圍高峻，峻遣謀臣皇甫文

謁恂，詞禮不屈。恂斬之，報峻曰：軍師無禮，已斬之。

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卽日開壁而降。諸將曰：敢

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心腹，

其取謀者留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所謂上兵伐謀諸將曰非所知也杜牧曰晉平公

欲攻齊使范昭往觀之景公觴之酒酣范昭請君之樽酌公曰寡人之樽進客范昭已飲晏子徹樽更爲酌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奏成周之樂乎吾爲舞之太師曰瞑臣不習范起出景公曰晉大國也來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觀范昭非陋於禮者且欲慙於國臣故不從也太師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太師識之仲尼曰不越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春秋時

秦伐晉。晉將趙盾禦之上軍。佐與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與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任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與駢之佐上軍。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返，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而退。夫晏子之對敵也，將謀伐我，我先伐其謀；故敵人不得而伐我。士會之對，是我將謀伐敵，敵人有謀拒我，乃伐其謀。敵人不

得與我戰，斯二者皆伐謀也。故敵欲謀我，伐其未

形之謀我若伐敵敗其已成之計固非止於一人
梅堯臣曰以智勝王皙曰以智謀屈人最爲
上何氏曰敵始謀攻我我先攻之易也揣知敵
人謀之趣向因而加兵攻其彼心之發也張預
曰敵始發謀我從而攻之彼必喪計而屈服若晏
子之沮范昭是也或曰伐謀者用謀以伐人也言
以奇策祕算取勝於不戰兵之上也

其次伐交

曹公曰交將合也孟氏曰交合強國敵不敢謀

杜佑曰不令合

原本無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伐其始

交也蘇秦約六國不事秦而秦閉關十五年不敢
窺山東也杜牧曰非止將合而已合之者皆可
伐也張儀願獻秦地六百里於楚懷王請絕齊交

隨何於黥布坐上殺楚使者以絕項羽曹公與韓
遂交馬語以疑馬超高洋以蕭深明請和於梁以
疑侯景終陷臺城此皆伐交權道變化非一途也
陳皞曰或云敵已興師交合伐而勝之是其次
也若晉文公敵宋攜離曹衛也梅堯臣曰以威
勝王皙曰謂未能全屈敵謀當且問其交使之
解散彼交則事鉅敵堅彼不交則事小敵脆也若
何氏曰杜稱已上四事乃親而離之之義也伐交
者兵欲交合設疑兵以懼之使進退不得因來屈
服旁鄰既爲我援敵不得不孤弱也張預曰兵
將交戰將合則伐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兩
軍將合則先薄之孫叔敖之敗晉師廚人濮之破
華氏是也或曰伐交者用交以伐人也言欲舉兵

伐敵先結鄰國爲犄角之勢則我強而敵弱
其次伐兵

曹公曰兵形已成也 李筌曰臨敵對陳兵之下

也 賈林曰善於攻取舉無遺策又其次也故太

公曰爭勝於白刃之先者非良將也 梅堯臣曰

以戰勝 王皙曰戰者危事 張預曰不能敗其

始謀破其將合則犀利兵器以勝之兵者器械之

總名也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爲寶

下政攻城今本下政作其下詳注意則故書作下政也據通典御覽改正

曹公曰敵國以收其外糧城以攻之爲下政也

杜佑曰言攻城屠邑政之下者原本本政作攻字之誤據通典改正

所害者多 李筌曰夫王師出境敵則開壁送款

舉襁轅門百姓怡悅政之上也若頓兵堅城之下

師老卒惰攻守勢殊客主力倍政之爲下也梅

堯臣曰費財役爲最下王哲曰士卒殺傷城或

未克張預曰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師費財兼亦

所害者多是爲政之下也

攻城之法爲不得已

張預曰攻城則力屈所以必攻者蓋不獲已耳

修櫓輶輶藝文類聚引作粉輶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闌又三

月而後已

曹公曰修治也櫓大楯也輶輶者輶牀也輶牀其

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

攻守之總名蜚古飛字原本作飛今據御樓雲梯

之屬距闌者踴土積御覽及杜佑注改正高而

前以附其城也杜佑曰輶輶上汾下溫修櫓長

櫓也。輶輶四輪車，皆可推而往來，冒以攻城器械。

謂雲梯浮格衝飛石連弩之屬。攻城總名。言修此

攻具，經一時乃成也。

自修櫓以下原本無據，通典補。

距闐者，踊土

積高而前，以附於城也。積土爲山曰堙，以距敵城。

觀其虛實。春秋傳曰：楚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

也。

李筌曰：櫓，楯也。以蒙首而趨城下。輶輶者，四

輪車也。其下藏兵數十人，填墮推之，直就其城，木

石所不能壞也。器械飛樓雲梯板屋本慢之類也。

距闐者，土木山乘城也。東魏高歡之圍晉州，侯景

之攻臺城，則其器也。役約三月，恐兵久而人疲也。

杜牧曰：櫓，卽今之所謂彭排。輶輶四輪車，排大

木爲之，上蒙以生牛皮，下可容十人，往來運土，填

塹。木石所不能傷。今所謂木驢是也。距闐者，積土

爲之卽今之所謂壘道也三月者一時也言修治
器械更其距闔皆須經時精好成就恐傷人之甚
也管子曰不能致器者困言無以應敵也太公曰
必勝之道器械爲寶漢書志曰兵之技巧一十有
三家習手足便器械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夫攻
城者有撞車剗鉤車飛梯蝦蟇木解合車狐鹿車
影車高障車馬頭車獨行車運土豚魚車陳皞

曰杜稱櫓爲彭排非也若是彭排卽當用此櫓字

按櫓音訓同盾也又城上有櫓樓所以立亦扞禦之義也釋名云櫓露也露上無屋覆也今陳氏

不達字義妄生區別謬已曹云大楯庶或近之蓋言候器械全

具須三月距闔又三月已計六月將若不待此而
生忿速必須殺士卒故下云將不勝其忿而蟻附
之災也梅堯臣曰威智不足以屈人不獲已而

攻城則治攻具須經時也。曹公曰：櫓，大楯也。輶，輶者，輶牀也。其下四輪，從中推至城下也。器械機關，攻守之總名。蜚梯之屬也。謂櫓爲大楯，非也。兵之具甚衆，何獨言修大楯耶？今城上守禦樓曰櫓。櫓是輶牀上草屋以蔽矢石者歟。張預曰：修櫓，大楯也。傳曰：晉侯登巢車以望楚軍。註云：巢車，車上爲櫓。又晉師圍偃陽，魯人建大車之輪，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註云：櫓，大楯也。以此觀之，修櫓爲大楯明矣。輶，輶輶四輪車，其下可覆數十人，運土以實墮者，器械攻城總名也。三月者，約經時成也。或曰：孫子戒心忿而亟攻之，故權言以三月成器械。三月起距堙，其實不必三月也。城尙不能下，則又積土與城齊，使士卒上之，或觀

其虛實或毀其樓櫓欲必取也土山曰堙楚子反乘堙而窺宋城是也器械言成者取其久而成就也距堙言已者以其經時而畢工也皆不得已之謂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

通典其忿作心之忿殺士作則殺士卒又攻字下有城字御覽其忿作心怒

曹公曰將忿不待攻城器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殺傷士卒也杜佑曰守過二時敵人

不服將不勝心之忿多使士卒蟻附其城殺傷我

士民三分之一也言攻取不拔還爲己害故韓非

曰一戰不勝則禍暨矣

原本禍訛作過據通典改

李筌曰將

怒而不待攻城而使士卒肉薄登城如蟻之所附牆爲木石斫殺之者三有一焉而城不拔者此攻

城災也。

杜牧曰：此言爲敵所辱，不勝忿怒也。後

魏太武帝率十萬衆寇宋臧質于盱眙。太武帝始就質求酒，質封浚，便與之。太武大怒，遂攻城。乃命肉薄登城，分番相待，墜而復昇，莫有退者。尸與城平，復殺其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祖聞彭城斷其歸路，見疾病甚衆，乃解退。傳曰：一女乘城，可敵十夫。以此校之，尙恐不啻。賈林曰：但使人心外附，士卒內離，城乃自拔。何氏曰：將心忿急，使士卒如蟻緣而登，死者過半，城且不下，斯害也已。張預曰：攻逾二時，敵猶不服，將心忿躁，不能持久，使戰士蟻緣而登，城則其士卒爲敵人所殺，三分之一，而堅城終不可拔，茲攻城之害也已。或曰：將心忿速，不俟六月之久而亟攻之，則其害如